

炫女生丛书

我靚，我炫，我的情感我当家！

Hot Girl



两只蝴蝶飞呀飞

流行欧洲的新校园小说

[德]萨比娜·博特 著
周佳音 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炫女生丛书



两只蝴蝶飞呀飞

流行欧洲的新校园小说

[德]萨比娜·博特 著
周佳音 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一任天真

我们倡导天性、率真的阅读与成长

ISBN7-5324-6747-3 / I·2420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两只蝴蝶飞呀飞/[德]萨比娜·博特著;周佳音译. 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6.4
(炫女生丛书)

ISBN 7-5324-6747-3

I. 两... II. ①萨...②周... III. 中篇小说—德国—当代
IV. 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013780号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05-342号

Both, UMZVG NACH WOLKE SIEBEN©2000 by ThienemannVerlag
(Thienemann Verlag GmbH), Stuttgart / Wien



两只蝴蝶飞呀飞

[德]萨比娜·博特 著

周佳音 译

李学斌 策划

赵晓音 装帧

李清月 插图

责任编辑 李学斌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黄亚承 责任监印 史建平

出版发行: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: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编:200052

易文网:www.ewen.cc 少儿网: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:postmaster @ jcph.com

印刷: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6.25 字数:112千字 插页:1

版次:2006年4月第1版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8,000

定价:12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目 录

- 1 我恨搬家 / 1
- 2 挺住 / 15
- 3 我恋爱了！ / 27
- 4 下午三点的苦涩滋味 / 43
- 5 梅希蒂尔德的秘密 / 59
- 6 好帅啊！卡罗 / 73
- 7 亚历山大和黄粉蛱蝶幼虫 / 85
- 8 马塞尔这个名字我再也不想听到了 / 97
- 9 爱情是不讲道理的 / 107

10 他跟我说话了 / 119

11 你没有吻他就对了！ / 131

12 我再也不谈恋爱了 / 145

13 最后一次拥抱梅希蒂尔德 / 163

14 我还有亚历山大 / 173

译后记 / 188



我恨搬家

“尤勒，你挡住道了！”爸爸在一个搬家用的木箱后边说，然后跌跌撞撞地从我旁边走过去。第三次以后我开始数数了，这其间已经十六次了。爸爸整整说了十六次：尤勒，你挡住道了！

太好了！我到底应该站在哪儿才不挡道儿？除了一条狭窄的通道，地板上到处堆满了无数个搬家用的纸箱和装得满满的洗衣筐。我恨洗衣筐。我恨搬家用的纸箱。我恨搬家。

几个星期以前，爸爸拿着一瓶香槟酒回家来，刚一开瓶

我恨搬家





就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，喝得顺着嘴角流泡沫。

“我在科隆一家计算机公司得到了一份意想不到的工作！”他激动地说，同时还舔着嘴边流出来的香槟酒。

在整件事上我并没觉得有什么让我不高兴的，只是随便听听爸爸讲他那新工作的内容和好处，但这些对我来说无聊透顶，而我脑子里盘算的是，一个月以后我穿哪件游泳衣。

“我同意了。”他最后说。

“太棒了！”我姐姐克拉大声说，“科隆可热闹了！”

“也到了该找到一份跟你的才能相符的工作的时候了。”妈妈高兴地说。

似乎我家里没人想到什么具体的问题，或许他们都没注意听地理课？

“爸爸，科隆是不是离得很远啊？你坐火车还是坐汽车去呢？”

爸爸非常吃惊，他眯起眼睛看着我。

“怎么？”我困惑不解地问，“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吗？”

我朝妈妈看过去，她也吃惊地看着我。我的目光转向了克拉，她挑起眉毛，直摇头，就像平时我什么事没听懂时那样。

“我的宝贝！”爸爸说，只有当他小心翼翼地把坏消息告诉大家时，才使用这种声音，“你大概误解了。”

“误解什么了？”我还打破沙锅问到底。

“乖乖！你的脑袋瓜儿可真叫笨，”克拉咯咯地笑着说，

“爸爸并没打算每天路上来回花四个钟头的时间，既不坐火车，也不坐汽车。”

“真的？”我问道，我不知道克拉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爸爸是想乘飞机去科隆，还是慢跑着去？我一点儿也不明白。

爸爸用手指着克拉，让她闭上嘴别说了。克拉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，耸了耸肩膀。

“我的小宝贝，我们要搬到科隆去！”爸爸温和地说。

我的耳朵里咔嚓咔嚓响。他说的话我虽明白了，但是就是没进我的脑子。搬家？搬家？我的脑袋里格格地响。

“科隆太酷了！”克拉高兴地说，而我还在一个劲儿地思考着，搬家是什么意思。

“我看过一个关于科隆大教堂平台广场的记录片，都被它迷住了。那儿有几个玩滑板的，踏在板子上能够玩出绝对疯狂的花样来。他们看上去个个都可爱极了。”我姐姐起劲地说着。

“等等！”我的脑袋终于转过弯来了，明白了他们说话的内容，“我们不能搬家！”

“嘿？”克拉用手敲敲自己的脑门，抱怨着说，“你这儿是不是有病啊？”

“我完全正常！”我还击道，“我刚当上班长。这个官至少可以做半年！安娜和我上星期才成立了我们的后街男孩粉丝俱乐部。后街男孩明年才会再来这儿呢。”

“嘿，尤勒！”克拉抱怨着说，“还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我恨搬家





“有！”我发火了，我的声音颤抖着都要哭出来了，“没有我，我们的游泳队绝对拿不到奖杯。我在校园里有一棵西红柿苗。你们知道这么一棵西红柿苗长大需要多长时间吗？”

现在我再也控制不住了，我鼻涕眼泪地大哭起来。

“尤勒，我的宝贝儿，我们大家必须互相谅解。”妈妈说，她想把我抱在她怀里。

我挣脱开她的手，从桌子上跳下来。

“这跟谅解有什么关系？”我喊道，连嗓音都变了，“这关系到我的生活。不过看来没有人对此感兴趣！”

我从厨房跑到我的房间，砰的一声关上门，又把它拽开，抓起电话，又砰的一声把门关上，锁了两次。当我拨安娜的电话号码时，我的两只手拼命地抖。但愿她在家！但愿她在家！我绝望地想。她接了电话。

“安娜！”我急匆匆地说道，“他、他……今……我……”

“嘿，尤勒，你说什么呢，我怎么不懂啊！”安娜忧心地说，“出什么事了？你先静一下！”

我极力控制自己，使劲儿地用手绢擤鼻涕。

“我那狠心的爹妈要把我拽到科隆去！”我结结巴巴地说着。

“什么？”安娜喊道，声音里透着一股惊慌失措。

“我们要搬家！”

安娜在电话的那一头同样立即大哭大叫起来：“这太恐怖了！”

五分钟之后,安娜用力地清了清嗓子,深深地吸了口气:
“我们必须想点儿实际的。你换个嗓音,给新公司打个电话,
就说你是你爸爸的女秘书,不得不遗憾地转告贵公司,你爸
爸不能接受这个职位。”

“这个主意太妙了!”我用哭哑的嗓子说,“可这个主意马
上就会告吹。谁会信我说的呢?”

“那怎么办?”安娜问道。

“我干脆离家出走!”

“什么?那你去哪儿?”

“如果一定这么办的话,我就藏在学校的地下室里,躲在
那些旧地图后边,上午再出现,就当是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。
你只要帮我弄点儿吃的喝的就行了。”

“这个主意太高级了!”现在安娜说话了,“也肯定吹不
了。你以为你的父母就这么着收拾他们的东西,不在乎找不到
你了?”

她说得有道理。我的建议跟她的建议一样愚蠢,但是在
这种情况下谁能想出什么理智的办法来呢?

“有了!”我突然发起了脾气,“我给大赦国际组织打电
话。他们是竭力反对劫持的!”

“值得试一试!”安娜说,尽管从她的声音里我听得出来,
她并不认为我有多少成功的机会。

大赦国际的电话始终占线。我试了十二次之后,电话那
头才有人拿起了听筒。

我恨搬家





“大赦国际，我是皮珀尔。”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。我言简意赅地向她讲述了我的不幸遭遇。

“您会帮助困境中的人的，对吧？”最后我又满怀希望地问道。

“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！”皮珀尔太太生气地责怪说，“不能拿这么严肃的问题胡来！”

“是的，可……”我吓得结巴着说不出话来，皮珀尔太太已经挂上了电话。真不可理喻！显然大赦国际的皮珀尔太太认为，如果父母弄得他们的孩子背井离乡，做出这种无法补偿的违背人的尊严的行为，这是完全正常的事。我沮丧地盯着电话机，决定痛恨所有的成年人。

后边几周里，为了改变我的命运，我和安娜还想了很多很多计划，但是命运改变不了。我决定一句话也不说，用沉默来惩罚爸爸妈妈。他们别以为在这件事上我会原谅他们。他们决定搬家，全然不顾女儿的感受。我必须服从他们的决定，但是没有人能够强迫我再和他们说一句话。

整个这段时间妈妈都流着眼泪同情地看着我。

“她心里很痛苦，谁也不让靠近她。”有一天晚上我偶然听见她对爸爸说。

“她正在青春发育期。”爸爸回答说，“我知道，这对她来说是很艰难的一段时间，但是她现在必须渡过难关。”

用不着他们两个同情。青春期，发育期，青春发育期。他们

什么都用青春发育期来解释。我的不幸不是青春发育期的过错,完全是他们自己。

在学校的最后几天可怕极了。我总是上课上到一半儿就开始号啕大哭起来。特别糟糕的是,约阿希姆替代我,担任了我的班长职位。

“作为这个班级新的正式代言人,我打算做一些改变,”他装模作样地说着,同时还用手将他那恶心的油乎乎的头发放向一边掠过去,“我建议,取消我前任安排的后街男孩派对,改为举行足球比赛暨颁奖仪式。”

这个脏鬼还觉得自己就是联邦总理呢。但是我没有力量来自卫。反正不论是后街男孩派对还是足球比赛,我都无法亲身经历了。

“下次有机会我们一定把他选掉。”安娜安慰我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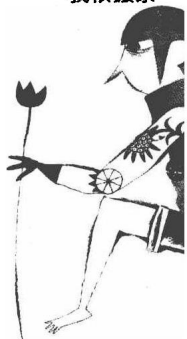
大课间休息时我把她拽到学校的花坛那里,指着我的西红柿苗对她说:“我不在的时候,你照看一下它。”

“我会把它当自己的一样喜欢它。”安娜说。我们几乎就要大哭起来了。

“后街男孩粉丝俱乐部我就解散了。你不在了,那还有什么意义呢?”安娜流着眼泪补充说,猛地抱住我,直到我的T恤衫和她的T恤衫都给哭湿了,她才松手。

“尤勒,你挡道了!”这一回说话的是我妈妈,尽管如此也

我恨搬家





算一回。十七次了。在这个家里人们对待我就像对待一件家具似的，被包装工人从这个地区拖走。

别再出现第十八次了，我心里想并决定做点儿什么帮帮忙。我伸手去拿堆在周围的一个纸箱。这个箱子沉得要命，我几乎抬不起来。突然我觉得我的内裤里有些湿漉漉的热乎乎的东西。

嘿，尤勒，你真的了不起！我想。你现在又突变成婴儿了，尿裤子了？

我赶快跑到厕所。不得了啦，内裤上一大块深色的血。

我没有突变成婴儿，而是变成了女人，我得出了结论。我现在该高兴呢，还是该哭？这一点我不可能一个人决定。在这种绝对特殊的情况下，我决定打破不跟父母讲话的想法。

“妈妈！我倒霉了！”我从旁边悄悄地对妈妈说。

妈妈匆匆地朝我看了一眼，似乎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我又跟她说话了。“你找什么来了，尤勒？找到了就好。”她驴唇不对马嘴地唠叨着。

“不是！我什么也没找！我什么也没找到。我倒霉了！”我设法向她说明我指的是什么事。

妈妈等了一下才明白我说话的意思，然后她使劲儿地抓了抓脑袋。“哦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卫生巾在卫生间用的纸箱里，纸箱已经装在搬家的车里了，在最里边。”她说。然后她从她的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包揉皱了的纸面巾，举在我面前，“把它塞进内裤里，懂了吗，我的小兔子？”

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！这都是什么呀？作为女性，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就拿这么一包纸面巾给打发了？当克拉一年半以前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，我们家里宣布进入绝对紧急状态。爸爸踮着脚尖悄悄地从屋子里走了出去，妈妈激动得穿过整座房子，找出了十种可供选择的舒适的卫生巾，然后和克拉一起关在她的房间里好几个小时，为了跟她进行“妇女们之间的谈话”。那天我都没吃上午饭，当我在晚饭时问克拉：“至少是真的很疼吧？”结果我还惹了一肚子气。

妈妈由于搬家忙得神志不太正常，我对自己说，我决定去问问爸爸。

他正设法在妈妈的写字台的重压下保持平衡。

“爸爸！我现在是一个女人了！”我这样说道，免得对这个问题出现误解。

爸爸勉强地笑了笑：“好啊，尤勒！另外，你挡住道了！”

十八次！这时我发誓，等我十八岁的时候，我就装上我的东西，一个人立马再搬回这儿来，再也不跟这个可怕的家来往了。

“安德烈亚斯！停一下，这儿有一家卫生用品商店！”当我们五个半钟头以后终于到了科隆时，妈妈大声喊道。她下车去给我买了一包卫生巾。我把鼻子紧紧地贴在汽车的窗玻璃上，试图对我的新故乡有个第一印象。灰蒙蒙的，难看得要命。我不喜欢它！

我恨搬家





这个新家我也不喜欢。虽然它比我们原来的旧家大,有一个像之前提到的那样相当漂亮的屋顶花园,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:要去其中一个儿童房间必须得从另外一个中间穿过。

趁我在卫生间里把我生平第一张卫生巾往我的内裤上贴的时候,克拉理所当然地就占了里边那间,她盘着腿坐在了地板上。

当我进去的时候,我的火一下子就蹿上了脑袋。“这是什么意思?谁说让你占这个房间的?”我大声喊道。

“滚开。这是我的房间!”克拉反吼道。

但我是不会这么轻易就放弃的。就因为我第一次来例假,必须往我的内裤里贴该死的卫生巾,所以就不能第一个占房间吗?

“妈——妈!”我怒吼道,因为这件事确实重要,所以我马上又接着喊:“爸——爸!”

妈妈和爸爸冲进了房间。

“你受伤了吗?”妈妈不安地问。

“没有,我没问题。但是克拉占了里边那个房间,我也想要那间。”

妈妈和爸爸交换了一个眼色,意思就是说:难道我们就没有成千上万件其他事情要做吗?然后他们耸了耸肩膀,盘着腿对着我们坐到地板上。

“咱们来开个参谋会议!”爸爸宣布道。

“我需要保护我的隐私！”这时克拉发脾气了，“我十四岁啦！尤勒才十二！她还是一个小孩子。小孩还根本没有隐私呢！”

我不明白。这个笨蛋到底想什么呢？很可能我也有隐私，至少从今天早晨我来了例假开始。

“我也是一个女人了！”我大声吼道。

似乎我这句话引得大家很开心。爸爸偷偷地笑，妈妈格格地笑，克拉哈哈大笑起来。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这里没有人认真地对待我，难道我只是人家的开心果吗？

“我恨你们，”我大声喊道，“恨你们所有人！”

我火冒三丈地从房间里跑了出去。

我想啪的一声关上门，把自己锁起来打电话，但是忘了现在这里既没有房间门，也没有可以给安娜打电话的东西。

我气呼呼地跑出客厅，啪地大声关上客厅的门，代替我的房间门。

我使劲儿地跑，但不知道该往哪儿跑。我不熟悉这个地方，也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一个人。我觉得相当尴尬，我怎么会就这么流着鼻涕、穿着哭得到处都是眼泪的T恤衫乱跑，不停地碰撞什么人呢？难道在这个讨厌的城市里就没有一个人们可以有点儿隐私的地方吗？

在前边街角上，一座小公园挡住了我的去路，我跑了进去，然后筋疲力尽地倒在了一个长凳上。我只希望一个人呆一会儿。

我恨搬家





我蜷起腿，把脸埋在两个膝盖间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我要不要干脆坐火车回去？可是我的全部储蓄都在一个存折上，这个存折在一个纸箱里，纸箱又在那个绝不想再回去的恶心的新家里。

我的太阳穴上一阵刺痛，这时我不再哭了。不知什么东西啪地一下子打在了我的头上，会是什么东西呢？

我还在考虑是否这一切全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，这时我脑子里突然迸出来另一个想法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是一个糖块儿。我猛地坐起来，朝着糖块儿来的方向望去，发现树丛里有个人影。就好像被塔兰图拉毒蜘蛛蜇了一样，我从长凳上跳起来，朝树丛方向跑去。那里藏着一个小男孩，金黄色的头发，一脸雀斑，还咧着嘴在那儿笑。当我跑过去的时候，他大笑着跑掉了。

嘿，你等着！我心里想，并跟着他跑去。我拼命地奔跑，但是我没有丝毫机会追上这个臭小子。他跑得快得要命。尤勒，坚持下去，我这样鼓励自己。今天碰上这么多无聊的人，够了。这个扔糖块儿的臭小子，我不会让他不受惩罚就跑掉的。

突然那个小男孩在一个大门入口处消失不见了。我侧面又疼得要命。在这个关头被迫放弃了追踪，我几乎有一点儿庆幸。在小男孩钻进去的这座房子的三楼上一扇窗户打开了。

“你再接着哭啊！”他捧腹大笑，讥讽地说。

我朝他竖起我的中指，发出野猪咕咕叫的声音。多么恶